

侦探



DETECTIVE DETECTIVE

阿瑟·黑利
宁宁
柯飞
著
译
审校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

似 探

DETECTIVE

阿瑟·黑利 著
宁宁 译
柯飞 审校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

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

(京)新登字 15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侦探/(美)黑利(Hailey, A.)著;宁宁译;柯飞审校.
—北京: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1998.1

ISBN 7-5600-1424-0

I. 侦… II. ①黑… ②宁… ③柯… III. 英语-对照
读物,文学-英、汉 IV. 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7740 号

侦 探

阿瑟·黑利 著

宁宁 译

柯飞 审校

* * *

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)

华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 736×965 1/32 36.5 印张 668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* * *

ISBN 7-5600-1424-0

H·804

定价:(英汉对照全二册)36.00 元

(单册) 18.00 元

第一部

1

1月27日晚10时35分，马尔科姆·恩斯利正要离开凶杀科办公室，还没走到门口，身后的电话忽然响起来。他本能地收住脚步，转过头。后来，他很后悔没有一步不停地走出去。

侦探乔治·罗德里格斯疾步走到一张没人的办公桌前，抓起话筒，听了一下，便向恩斯利喊道：“找你的，探长。”

恩斯利放下手里的书，回到自己办公桌前接电话。他的动作洒脱利落。恩斯利探长41岁，5英尺11.5英寸的身材健壮结实，同在高中橄榄球队做攻击型后卫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只是腹部微微有些发福，这是他常吃垃圾食品的结果——因为工作紧张，没有充裕的时间吃饭，所以许多侦探都以快餐为主食。

今晚，位于迈阿密警察局主楼五层的凶杀科的几间办公室都静悄悄的。凶杀科共有7个调查小组，每个小组有1名探长和3名侦探。不过，今晚当班的小组并不在办公室。前几个小时里，他们分别接到了3起凶杀案，都出去办案了。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，暴力伤

残事件总是频繁发生。

按规定，凶杀科值班每 10 小时一换，但时常因为调查案件而延长。马尔科姆和乔治·罗德里格斯几小时前就该下班了，但他俩这会儿才忙完。

· 恩斯利心想，准是妻子凯伦打来的，不外是问问他几时回家。他们明天就要去度假了，这是很早就计划好的，凯伦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唔，这一次，他终于可以对凯伦说，他这就回家：文件清完了，该了结的都已了结了，绿灯大开——明天一早他就可以和凯伦、杰森搭乘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从迈阿密飞往多伦多了。

恩斯利也想趁这个机会放松一下。现在，虽说他身体还算不错，但毕竟不比 10 年前了。那时他刚做警察，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昨天他刮胡子时，忽然发觉自己原先那头棕色头发已经变得稀疏、花白，脸上也多了几道皱纹；毫无疑问，这都是凶杀科的紧张工作所致。而他那双警觉而敏锐的眼睛，由于多年来看惯了人间最惨的景象，时常流露出多疑与勘破世情的神色。

这时，凯伦出现在他身后，像往常一样看出了他的心思。她把手指插入他的发间，说：“我仍然爱你的一切。”

他把凯伦拉到近前，紧紧地拥在怀里。凯伦的头顶刚及他的肩膀，他把脸颊贴在她光滑柔软的栗色发丝上。每当身体贴近时，他们总会感到心神激荡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他用一根指头抬起她的下巴，两人的唇印在了一起。

当年，他俩订婚后不久，凯伦曾说：“虽然我个子小，可是，这里面装满了爱——还有你需要的一切。”

的确如此。

恩斯利以为会听到凯伦的声音，微笑着从乔治手中接过话筒。

只听那边传来一个浑厚、响亮的声音：“我是雷·阿克苏布里奇神甫，佛罗里达州立监狱的牧师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，”恩斯利同阿克苏布里奇见过几面，他并不喜欢这个人，但仍然礼貌地说，“神甫，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？”

“这里有一名囚犯，明早 7 点将被处决。他叫艾尔罗伊·道伊尔。他说认识你。”

恩斯利生硬地说：“他当然认识我。送‘禽兽’进雷佛德，我也有份。”

对方毫不客气地反驳：“我们谈的是一个人，探长。我不希望用您那个词。”

这句答话倒提醒了恩斯利，他就是讨厌雷·阿克苏布里奇这一点。那家伙是头自命不凡的蠢驴。

“所有人都叫他‘禽兽’，”恩斯利回敬道。“他自己也这么叫。而且，他那种杀人方式，连禽兽都不如。”

事实上，首先说出“禽兽”这个名字的是达德县的法医助理桑德拉·桑切斯。艾尔罗伊·道伊尔杀了 12 个人。桑切斯看到头两个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尸体时，不禁脱口叫道：“噢，上帝！可怕的事我见得多了，可这种事只有人间禽兽才干得出来！”

以后这个外号就叫开了。

电话的另一头，阿克苏布里奇继续说：“道伊尔先生要我告诉你，他临刑前想见你一面。”那边顿了一下，恩斯利想像得出神甫在看表。“还有八个多小时。”

“道伊尔说过为什么要见我吗？”

“他知道他被逮捕并定罪的主要原因在你。”

恩斯利不耐烦地说：“那你的意思是什么？他想在临死前朝我脸上啐几口吗？”

那边略一迟疑。“我与犯人谈过一次。不过，我提醒你，神甫与死刑犯之间的对话是不可泄露的，而且——”

恩斯利打断他。“我知道，神甫，但我也要提醒您，我现在是在迈阿密，隔了 400 英里呐。再说，我不会因为那疯子一时高兴想见我一面就连夜开车赶过去。”

恩斯利等着对方答话。神甫显然下决心说出实情了。“他说他要坦白。”

恩斯利一怔；这他倒是没料到。他感觉自己的脉搏加快了。“坦白什么？你是说坦白他犯下的所有杀人案？”

他这么问并不奇怪。艾尔罗伊·道伊尔犯下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谋杀案，杀了两个人，被判处死刑。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，虽然铁证如山，但他始终否认自己有罪。另外还有 10 条人命案——显而易见是系列谋杀案——尽管警方没有起诉，但调查表明是他所为。对此他也一概矢口否认。

这 12 条人命案作案手段残忍，轰动了全国。审判之后，一位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：“艾尔罗伊·道伊尔是死刑应该存在的最有力的证明。遗憾的是，他上电椅死得太容易了，尝不到受害者所受的痛苦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要坦白什么。你得亲自来一趟才行。”

“噢，妈的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我说‘妈的’，神甫。这词儿你肯定也用过一两回吧。”

“讲粗话也于事无补。”

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恩斯利进退两难，不由得长叹一声。

假如“禽兽”临死之前自愿承认法庭对他的指控属实，承认自己杀害了另外 10 个人，那就应该把他的话记录在案。其中一个原因是：几个爱发宏论的人物，包括一个反对死刑的团体组织，至今仍然认为道伊尔无罪。他们坚持说，各级法庭是由于公众强烈要求警方快速破案，捉拿凶手的缘故才给他草草定罪的。有了道伊尔的供词，这些论调将不攻自破。

当然，道伊尔究竟要“坦白”什么，他还不能确定。是直截了当的认罪呢，还是故弄玄虚的忏悔？道伊尔受审时，一位证人曾把他描述成一个狂热的宗教徒，总是“口齿不清地胡言乱语”。

不过，无论道伊尔要说什么，恩斯利身为熟悉案情的办案人，有些问题，他是最有资格问的。因此，他必须到雷佛德走一趟，此外别无选择。

他疲倦地仰身靠向椅背。这件事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他心知凯伦听到这个消息准会大发脾气。就在上个星期，他为处理一起恐怖团伙谋杀案而错过了他们的结婚周年晚宴。那天凌晨 1 点，他刚进家门，只见凯伦身穿粉红色短睡衣，堵在门口，口气坚决地说：“马尔科姆，咱们家的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。我们几乎从来

见不着你的面。我们根本指望不上你什么。你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。我要告诉你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最关心的是什麼，你想想清楚吧。”凯伦转过脸去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说到做到，马尔科姆，这不是威胁你。”

他十分清楚凯伦的意思。他也有同感。然而，任何事都不是像表面那么简单的。

“探长，你还在听吗？”他听到阿克斯布里奇在问。

“很不幸，我在听。”

“那么，你来还是不来？”

恩斯利略一踌躇。“神甫，道伊尔的坦白——是普通意义上的坦白吗？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想找一个折衷的办法——我不必去雷佛德。让道伊尔对你坦白，在监狱里找一名警官到场作证，你同意吗？这样的话还可以正式记录在案。”

恩斯利也明白这根本不可能。果然，对方像炸了似地喊出来。“上帝，绝对不行！这个建议太过分了！我们的忏悔是神圣的，绝对不可泄漏。尤其是你，应该明白这一点。”

“我想是的，很抱歉。”至少他应该为此向阿克斯布里奇道歉。他躲避去雷佛德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了。眼下，他似乎已经别无选择了。

到州立监狱，最快的是乘飞机到杰克逊维尔或甘尼斯维尔，这两个地方离监狱都不远，乘车很快就到。不过，当天的客运航班已经没有了。现在，要在道伊尔临死前赶到雷佛德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车去。恩斯利看看

手表。还有 8 个小时。除去到达监狱后需要的时间，余下的时间不知能不能赶得及。

罗德里格斯一直在留神听他打电话。恩斯利冲他做个手势，用手捂住话筒，低声说：“我需要你开车送我去雷佛德——马上动身。取一辆带警徽的车。一定要加满油，开到汽车调度站等我。还有，带上一部手机。”

“是，探长。”乔治大步流星地出了门。

神甫还在说话，他的火气越来越大。“我要向你说明，恩斯利。我发现同你交谈毫无愉快可言。我找你已经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，是那个可怜的快要死去的人请求我找你的。事实是，道伊尔知道你以前做过神甫。他不愿向我忏悔：他是这样说的。他那被扭曲的、误入歧途的心灵希望能向你忏悔。虽然我心里十分反对，但我必须尊重他的意愿。”

好，他终于讲出实话了。

恩斯利从听到雷·阿克斯布里奇的声音起，就等着他这句话。经验教会了他两件事。第一，他的过去总会出其不意地冒出来，阿克斯布里奇显然已有耳闻。而且，对于曾经做过天主教神甫的人，恨之最切、成见最深的，莫过于在职的神甫。别人大多对此持宽容态度，甚至天主教徒或其它教派的神职人员都会谅解。但神甫永远不会原谅这种背弃行为。有时不耐烦了，恩斯利便将他们的态度归因于嫉妒——第四项大罪。

恩斯利放弃神职已有 10 年了。此刻，他对着话筒说：“听我说，神甫，作为警察，我只对与犯罪有关的忏悔感兴趣，也就是‘禽兽’犯下的罪行。如果他想在临死前把犯罪的真相告诉我，我愿意听，当然，我还有

几个问题要问他。”

“审讯吗？”阿克斯布里奇问道。“他已经是要死的人了，还有必要审问他吗？”

恩斯利忍不住发火了。“你从来不看电视吗？你没见过我们在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审问嫌疑人吗？”

“道伊尔先生已经不是嫌疑人了。”

“他在另外几件案子里有嫌疑；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竭尽所能查清事实，也是以公众利益为重。”

阿克斯布里奇并不相信。“是为公众利益呢，还是为了满足阁下飞黄腾达的野心呢，探长？”

“就‘禽兽’道伊尔的案子而言，他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之时，我的野心就已经满足了。但是，尽可能弄清事实是我的职责。”

“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个人的灵魂。”

恩斯利微微一笑。“很公平嘛。寻找事实是我的事，灵魂的事由你来管。趁我还没到，你只管洗刷道伊尔的灵魂，等我到了，再接你的班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阿克斯布里奇压低嗓音。“我要你马上下保证，恩斯利，无论你同道伊尔谈什么，都不能假借神职人员的名义。另外……”

“神甫，你无权命令我。”

“我有上帝赋予的权力！”阿克斯布里奇咆哮道。

恩斯利没有理会他的装腔作势。“瞧，我们在浪费时间。告诉‘禽兽’我会在他行刑前赶到监狱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在那里决不会假借什么人的名义。”

“你说话算数？”

“噢，看在老天份上，我当然说话算数。如果我想

装神甫，当初又何必辞去神职呢，是不是？”

恩斯利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

* * *

随后，他又飞快地拿起话筒，拨了凶杀科科长利欧·纽伯尔德中尉的电话号码，他已经下班回家了。电话另一头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，略带点牙买加口音：“纽伯尔德家。”

“你好，德温娜。我是马尔科姆。我找头儿。”

“他睡了，马尔科姆。要我叫醒他吗？”

“恐怕是的，德温娜。很抱歉。”

恩斯利焦急地等着纽伯尔德接电话，一边看表，一边计算着路程、车速和时间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他们还赶得到。但时间紧得很。

他听到对方喀哒一声拿起分机话筒，然后响起一个睡意蒙眬的声音。“嗨，马尔科姆。到底有什么事？你不是休假了吗？”利欧·纽伯尔德和妻子一样，有明显的牙买加口音。

“是啊，长官。可是出了点事儿。”

“唉，司空见惯。说吧。”

恩斯利把自己同阿克斯布里奇神甫的谈话扼要地汇报一遍，并说明自己必须马上动身。“我打电话向你请示一下。”

“我同意。谁开车送你去？”

“我带上罗德里格斯。”

“很好。不过你对他得留心点儿，马尔科姆。那家

伙开起车来像个古巴疯子。”

恩斯利微笑道：“现在我正需要开快车的疯子呢。”

“这次你们全家休假的事要泡汤了吧？”

“没准儿。我还没给凯伦打电话呢。上了路再说吧。”

“真糟糕！太遗憾了。”

恩斯利曾对纽伯尔德说过，明天是他儿子杰森的 8 岁生日，也是杰森的外祖父、前加拿大陆军准将乔治·格朗迪的 75 岁寿辰，为此他们特别安排了这个假期。格朗迪夫妇住在多伦多郊外。为了庆祝这祖孙俩的生日，全家人精心筹划了一个家庭聚会。

纽伯尔德问道：“多伦多的航班几点起飞？”

“9 点 5 分。”

“他们几点电死‘禽兽’？”

“7 点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你 8 点才能往回赶。回迈阿密赶飞机是来不及了。你查过从杰克逊维尔或甘尼斯维尔到多伦多的航班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我来查吧，马尔科姆。大约一小时后从车上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谢谢，我会的。”

马尔科姆走出凶杀科，边走边整理一台录音机，好把它藏入怀里。无论道伊尔临死前要说什么，他的话都会作为遗言保留下来。

乔治·罗德里格斯在警察局大楼一层的巡逻办公室里等他。

“车调出来了，停在 36 号车位。手机我也拿到了。”乔治是凶杀科里最年轻的探员，平时恩斯利很关照他。眼下他的急性子正好派上用场。

“咱们走吧。”

两人一路小跑出了大楼。笼罩了迈阿密好几天的湿气立刻迎面扑来。恩斯利抬头看看天，晴朗的天空里飘着小朵小朵的积云。繁星满天，还有半轮月亮。

几分钟后，他们的车驶出了警察局停车场。乔治驾车刷地拐上西北第三大道。驶过两个街区之后，便是 95 号州际坡道。沿坡道向北行驶 10 英里后，再拐上佛罗里达公路，在这条路上要行驶 300 英里。

此刻是晚上 11 点 10 分。

恩斯利要的警车是迈阿密警察局的雪佛莱“黑斑羊”空调车，车上设备齐全，车身漆着醒目的蓝白两色，一望便知是警车。

“要不要亮警灯、开警报器？”乔治问道。

“先不用。看看路上情况再说。不过脚得踩着油门，别抬。”

路上车辆很少，他们的时速已达 75 英里。带徽记的警车即使出了迈阿密的管辖区域，也不会因超速而遭堵截。

马尔科姆靠进座位里，凝视着窗外。然后，他取过手机，按下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。

2

“我无法相信，马尔科姆！我简直无法相信。”

他闷闷不乐地对凯伦说：“恐怕这是真的。”

“恐怕！你还怕什么？”

刚才，凯伦接到马尔科姆的电话，头一句话就是，“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一听说他今晚回不了家，一向温和的她忍不住火了。

他想解释，告诉她不回家的原因，但她不肯听。

此刻，只听她继续说：“你怕得罪了那个就要上电椅的人渣，他给电死是活该！你还怕你那破案子有什么精彩好戏给漏掉吧？可你就是不怕，噢不！——一点儿也不怕自己的儿子过一个失望的生日。你的儿子，马尔科姆，我提醒你——你的儿子一直在盼着明天，一天一天地数日子，满心以为你会……”

恩斯利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想，凯伦说的句句都不错。可是……怎样才能让凯伦明白呢？一名警察，尤其是凶杀案侦探，是要随时待命的。这是他的职责，无论他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，他都不能对刚刚接到的

那个电话置之不理。

他闷声说：“对杰森我十分内疚。这一点你不会不明白。”

“我不会不明白？哼，我明白个鬼！如果你真的在乎，这会儿就该和我们在一起，而不是去见那个杀人犯——为了那人你什么都不顾了，尤其是你自己的家庭。”

恩斯利的语气强硬起来。“凯伦，我不得不去。我没有办法。别无选择！”

她没有答话，他便接着说：“听我说，我尽量赶上从杰克逊维尔和甘尼斯维尔起飞的一班航班，这样我们可以在多伦多会合。你可以带上我的衣箱。”

“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坐飞机去——我们 3 个！你、我、杰森——你的家人！你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”

“凯伦，够了！”

“当然，还有我父亲的生日，那也是小事一桩。他一生只有一个 75 岁生日，谁知道以后他还有几个生日可以过。算了，看来我们都算不了什么——比不了那个‘禽兽’。你不是叫他‘禽兽’吗？一只‘禽兽’——倒比我们大家都重要。”

他反驳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！”

“那你证明给我看呀！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恩斯利望着车窗外 95 号州际公路上的路牌。“凯伦，我不能掉头回去。你不理解我很遗憾，但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他的妻子沉默片刻。待她再开口时，声音已经哽咽了，他相信她就要哭出来了。“马尔科姆，你知道你这是在怎么对待我们吗？”